



我们

常用阅人  
无数来形容  
一个人的智慧与精明，  
而阅人的方式，不仅  
仅要从生活中去“阅  
人”，同时也必须从书  
本中去“阅人”只有  
这样，才能做到胸中  
有韬略。才能知己知  
彼。在与各种人交往  
时，才能够“游刃有  
余”，无论从商从政，  
想必都是极有裨益的。

史文 编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史文 编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人术/史文主编.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3. 9

ISBN7—80675—133—5

I 品… II. 史… III. 人物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309 号

## 品 人 术

史文 主编

---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乌日乐

封面设计 陈立伟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675—133—5/I · 050

定价:19.00 元

## 序

我们不可能不与人打交道，要与人交往，我们就必须认识人，看懂人，但人是什么呢？

很久以前的德尔菲斯神庙上就刻着一句“认识你自己的神谕。”作为一个人，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或自己怎样评判别人，甚至自己如何认识自己，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都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斯芬克斯曾经用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黄昏三条腿走路这个“人”的谜语来难倒过许多人。并且，斯芬克斯还用死亡来惩罚那些猜不出她的谜底的人：吃掉他们。

由此可见，认识人的难度与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人更是极其重要。如果你是领导，你要用人，你就必须学会认识人，你必须分辨出那些人是勇敢的、懦怯的、忠诚的、奸诈的、自私的、敬业的、平庸的、杰出的等等，然后你才能做到因才施用。才不会犯用人不当的错误。

中国人对认识人品评人的方法方式由来已久，许许多多的相命书对人的相貌就说出一大堆的“道理”。但真正的智者，往往极少通过相貌去评定一个人。而是通过人自身的行

为方式与处世方式去评价一个人。如毛泽东就说叶剑英“吕端办事不糊涂”来形容叶剑英的睿智；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来形容罗瑞卿将军大事小事都能明察秋毫，并且极讲原则性。孔子也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世说新语》中对人物的评判可谓入木三分，洞若观火。无论今人古人，谁对人认识得深刻准确，谁就是生活的胜利者。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成了一代领袖，孔子成了千古圣人。

我们常常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一个人的智慧与精明，而阅人的方式，不仅仅要从生活中去“阅人”，同时也必须从书本中去“阅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胸中有韬略。才能知己知彼。尽管我们不一定能成为伟人，但作为普通人，我们如果能做到与各种人交往时，能够“游刃有余”不是很好吗？无论从商从政，想必都是极有裨益的。

编者

2003年8月3日

## 目 录

尼克松眼中的毛、周、蒋	[美]尼克松(1)
1976年1月的毛泽东	董新启(6)
毛泽东三上庐山	李国强(14)
毛泽东和柳亚子、郭沫若	冯锡刚(23)
为毛泽东主席保健	张晶平(37)
林彪是如何取悦毛泽东的	京任编(49)
蒋介石的小动作	黎泽济(53)
我的父亲和蒋介石	黄仁宇(56)
胡适与蒋介石	徐宗懋(65)
早年的“蒋介石真相”	雷 颀(72)
暮年金岳霖重谈林徽因	陈 宇(75)
我的父亲吴文藻	吴 冰(84)

---

我的 21 条人际准则	王 蒙	(95)
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	辛 民	(103)
鲜为人知的文坛秘闻	陈徒手	(113)
伟人们的弱点	[德]格哈尔德·普劳泽	(123)
爱因斯坦与中国擦肩而过	张之杰	(130)
大师小议	王 蒙	(134)
当科学家失去灵魂以后	凤琴编译	(141)
胡适之先生	周汝昌	(146)
朱自清先生	徐知免	(155)
启功的为人风范	余 玮	(158)
狂人 + 天才 = 达利	谢 鹏	(167)
北京人与上海人	易中天	(173)
干干净净的傅雷	刘水清	(182)
耿直的罗瑞卿	吴东峰	(186)
骗子蓬齐	王晓东 编译	(192)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何向阳	(200)
大师与“流氓”	经盛鸿	(209)
延安的大人物们	刘成章	(213)
《独立宣言》签署人的遭遇	霍一峰编译	(220)
茅于轼演绎资本故事	房 毅	(224)
布伦克特的成功	任秋凌编译	(232)
把人写端正些	郑 重	(239)
拒绝出卖自己的人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245)

开国将军轶事 .....	吴东峰(250)
世界第一经理人杰克·韦尔奇成长的秘密 .....	张哲诚(261)
德国总理施罗德传奇 .....	佚 名(270)
特立独行章太炎 .....	响 尘(275)
段祺瑞是个醉心权术的“清官” .....	铁 名(282)
费曼诺贝尔奖的感觉 .....	理查德·费曼(287)
风口浪尖上的孙冶方 .....	高建国(294)
否定“文革”第一人 .....	史锋锐(302)
曼德拉 .....	陈 伟(310)

## 尼克松眼中的毛、周、蒋

〔美〕尼克松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做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的远见卓识更具有坚韧的耐久力。实际上，在我认识的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1972年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我在最后一次祝酒时说：“我们到这里来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人的因素和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外交上的突破，这体现于1972年的上海公报。首功应该归于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周既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又是一个儒家君子；

既是始终不渝的思想家，又是会权衡利害的现实主义者。普通人如果担任这种错综复杂的角色，思想和行动上都会不知所措。而周对任何一个角色都能胜任，或融会贯通好几个角色，而丝毫不会显得优柔寡断或前后矛盾。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在适当时机装模作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性格复杂、思想深邃的人多方面的表现，也足以很好地说明他的政治生涯之所以能如此之长久和丰富多彩的原因。是周恩来同毛泽东合作，才赢得了中国。毛是农民出身，为了反对地主和军阀的压迫，起来造反；周则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反对不平等和外国侵略。这两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层，在共产党革命中联合起来了。

虽然他们的合作关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开端却平淡无奇。1931年周前往毛所在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是城市暴动的失败者。他到达江西之后，很快就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国民党军队把红军赶出江西，又迫使他们进行长征，于是两人就研究走什么迂回曲折的路程以及采取什么战斗策略。万里长征途中，周用全力在政治上支持毛，并帮助他登上了共产党主席的地位。这种相互合作的形式，42年来世人都很熟悉了。

一旦掌握了政权，这种合作形式就表现为相互依赖。毛认为社会充满矛盾，处在动荡变化之中，他把斗争看得比较重要。周比较讲求实际，侧重于选择斗争的时机以达到某些具体目的。他动用他那过人的行政才能以及看来是用之不竭的个人精力，来驾御中国五千万人的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好他们，以便毛能超然物外，对国家进行思想领导。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

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起你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1953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这也许是巧合，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毛仅出国两次，1949年一次，另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蒋也仅离开过亚洲两次，1923年去过莫斯科一次，1943年作为四强之一到过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两人不时摆脱日常政务，长时间深居简出。毛利用这时间作诗；蒋则在山间散步，吟诵古诗。两人都是革命的。毛反对父亲的专制和整个社会制度。蒋反对满清的腐败以及对外屈膝。顺便一提，他反叛的象征姿态剪掉辫子比毛早7年。

他们的差异既有表面上的，也有深刻的地方。毛潇洒自如，谈笑风生；我同蒋见面几次，从来没见过他有任何幽默感。毛的书法龙飞凤舞，字里行间，不拘一格；蒋的书法笔画端正，四四方方，格局分明。讲得深刻一点，他们把中国看成是神圣的，但表现有所不同。两人都爱这国土，但毛要清理掉它的过去，而蒋则要在上面进行建设。取得胜利后，毛简化了中国的繁体字，是为了促进识字运动。蒋败走台湾时，在逃亡船

上腾出空位，运走 40 万件古董文物，却把差不多数目的对他忠心耿耿的助手和官兵遗留在大陆。

我同毛第一次见面时，他提到蒋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把共产党领导人叫做“匪帮”。我问他，你叫蒋什么呢？他大笑，周恩来接过去回答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叫他们蒋介石集团。在报章上，我们有时叫他匪，他也反唇相讥叫我们匪帮。总之，我们互相谩骂。”周同蒋的关系好比坐在游乐场的快速滑车上，惊险变化。在 20 年代初，周曾在黄埔军校蒋的手下工作过，据传蒋对人说过“周是个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几年之后，蒋悬赏八万银元通缉周。总之，我问过周和几位官员对蒋的看法，总的说来，我感到奇怪，他们对蒋持不同的见解。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憎恨他；作为中国人，他们尊重他，甚至敬佩他。在我同蒋的多次讨论中，他从没表示过相互尊重之情。

蒋自己取名“介石”，是“搬不动的石头”的意思，就他的脾气而言这个名字似乎很合适。我很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肯对“大势已去”低头，仅仅承认“大势似乎无法挽回”。常常有人会对一个公众人物说，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这些人缺少理想，他们往往认为事情办不到，就是因为前人没试图这样做过，蒋懂得这一点。他曾写道：“我从来就是被人包围，有时被敌人压倒过，但是我懂得如何顽强地坚持下去。”

尽管坚强不屈，蒋是有他的缺点的，但是像失掉中国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不是单独一个人的过错。蒋是精明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家，然而他只是僵硬地按“书本”行事，最终只成为一个平凡的战略家而已。在一定假设的战略情况下，蒋的头脑反

应快捷，迅速采取决定性行动。有什么规章典范，他就按什么规章典范行事。如果假设的情况稳定不变，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离开这个范围，他就不那么行了。他不会抛弃旧的战略，想方设法制定一套崭新的战略方针。许多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对他们那个时代现成的一套进行过挑战。有些人的改革创新不适应时代要求，只能沦为历史过客，这种例子史不绝书。历史是由那些充分利用他们时代的机会进行创新的人写成的，蒋的不幸，是因为毛泽东居于后者之列。

## 1976年1月的毛泽东

董新启

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和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是夫妻。1976年1月1日他们访华。出乎他们的意料，毛泽东要见他们。说实在的，不少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都难得见上毛泽东，而他们虽是卸任总统的儿女，又是一般美国人，能得到如此荣耀，确实喜出望外。

戴维和朱莉在结束对毛泽东的会见之后，乘着红旗牌轿车沿着南海奔驰。戴维默默地坐着。朱莉问：“你对他有什么印象？”戴维足有5分钟没有开口。来到长安街了，戴维说：“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

当戴维第一眼看见毛泽东的时候，竟微微涌上来一股心酸

的感觉。他的客厅里很暗，有人影，但几乎完全锁在黑暗之中。随着戴维的走近，一些灯相继打开，毛泽东便毫无遮拦地出现在客人面前。他显得很苍老，比他的年龄苍老得多，比人们的想象更加苍老。他的头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乱。嘴张着，还在动。仿佛在艰难地吞食着空气。

戴维和朱莉快走到他身边了，一个女护士用手去梳平他的头发。他开口了：“你在看什么？”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在看您的脸。”戴维说，“您的上半部很……很出色。

听完译员的翻译，他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美国人谈到他时，很爱使用一个字眼：巨人。尽管他们不那么尊重他，但绝对把他看成一位巨人。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他砸碎了，而且相当彻底。可现在，巨人垂垂老矣，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

他们握手。戴维的心一动，他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甚至有点过分柔软了。

这就是那只曾经握住中国历史的手吗？

戴维凝视着他，他依旧坐在沙发里，因而这种凝视就变得居高临下了。极少有人能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能发现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戴维此时正有这种感觉。

他对戴维说：“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戴维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脸放晴了。照相机快门声炒豆般地响成一团。霎间，客厅里一片白。

## 二

他们在她身边坐下，朱莉拿出一封信递给他“我爸爸给您的。”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毛泽东问。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我乐意这么叫他。”他说。戴维无语。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他接着说，“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政治。”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耸肩，明知说也没用，干脆退却。

他不退却，转而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

“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道。

戴维的眉毛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这句话不是说给一个人听的了，而是说给两亿人听的。那不是普通的两亿人，那是两亿座大山。

“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他略加重语气，“马上。”

戴维脸拉长了。他觉得自己被这句话伤了——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前总统的女婿。

毛泽东又转向朱莉：

“信里再加一笔，说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戴维把嘴唇紧咬着，为的是不让一句热脚腾的话迸出来：“如果白宫邀请已经下台的刘少奇主席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你们会做何感想？”他把这句话杀死在肚子里。

### 三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那是我1965年写的。”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什么？”

几乎是40年前，他站在陕北黄色的高原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